

# IPP专访 | 郑永年：

# 下

## 警惕美国大选的危机给中国带来冲击

们可以想象这样一个场景：全副武装的“右翼国民军”从全国各地出发去首都华盛顿“护君”。

这些年，特朗普在治理上是失败的，但在民粹政治上则是成功的。特朗普的社交媒体几乎彻底摧毁了传统媒体。今天支持特朗普的美国民众对媒体普遍不信任的态度。社交媒体上谣言、阴谋论满天飞，充斥着大量没有经过最起码的新闻专业精神检测的虚假信息。人们把传统媒体简称为“假新闻”，而他们的“真相”只能来自Breitbart、Infowars和福克斯那样的“特朗普媒体”。

4

**IPP评论：今天的美国国内政治为什么会撕裂到这样严重的程度？**

郑永年：对特朗普的支持者来说，特朗普说什么都是正确的，做什么都是正确的。当特朗普说消毒液可以治新冠病毒，一些人真的去喝了消毒液。他们把特朗普视为美国的救星，同时把民主党的拜登视为叛国者。特朗普阵营一直在叫嚣，如果拜登当选总统，那么他必然会把美国出卖给中国。

那么拜登阵营又是怎样呢？这是一种作用与反作用的关系，特朗普阵营对拜登阵营有多

恨，拜登阵营对特朗普阵营就有多恨。

特朗普和拜登的对立并不仅仅是共和民主两党的对立，更是高度分化了的社会力量的对立。实际上，这种现象也不难理解。从前美国的两党尽管也有争吵，但两党均可以宣称他们都是为了“国家利益”，并且对国家利益有共识。为什么呢？

究其原因，就是因为美国当时拥有庞大的中产阶级（70%左右）。在存在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的情况下，两党都要照顾这个中产阶级的利益，不会左得离谱，或者右得离谱。但今天不一样了。美国的中产阶级已经缩减到50%左右，社会高度分化。社会互相对立，政党互相否决。

5

**IPP评论：美国选举会如何对国际社会产生冲击呢？**

郑永年：美国仍然是一个霸权大国，其内部所发生的一切都会产生巨大的外部影响力。西方普遍认为，如果特朗普连任，那么他会继续给世界带来危机，甚至更大的危机。二战之后，美国一直是世界至少是西方世界的领袖，但特朗普则利用美国的领袖地位把二战之后的秩序破坏得差不多了。联盟是美国霸权

的基础，但特朗普视“联盟”为美国的负担，因此美国与盟国渐行渐远。

同样，美国是战后国际组织的建设者，也是诸多国际组织的领导者，但特朗普陆续“退群”，退出国际组织和国际协议。无论是同盟还是国际组织，本质上都是多边主义，但特朗普搞的都是单边主义。对主导国际秩序的西方世界来说，他们很难再忍受特朗普了。他们因此希望拜登能够当选，促成美国回归到从前的状态。

不过，美国对世界的最大影响莫过于这次选举给美国这盏民主灯塔所带来的不确定性了。美国一直自认为是民主的典范，而其他国家也是这么认为的。如果这样，目前美国民主所出现的乱象必然会给那些信仰美国民主的人带来幻灭感，尤其是那些还没有发展出西方式民主的发展中国家。

德国民调机构Dalia Research前不久发布的2020年民主认知指数显示，认为美国促进世界民主化进程的前10位国家是：尼日利亚、越南、印度、菲律宾、以色列、肯尼亚、委内瑞拉、巴西、罗马尼亚、波兰，而认为美国妨碍民主化进程的前10位国家是：中国、德国、奥地利、丹麦、爱尔兰、

比利时、加拿大、瑞典、希腊、法国。

很显然，除了中国，反倒是民主国家（包括美国的盟友）对美国民主有比较现实的看法，而那些发展中国家则对美国抱有过度理想化的看法。现在美国民主出现了如此大的问题，这些美国民主信仰者又会怎么想呢？

6

**IPP评论：国内读者们更关心的是，这次美国选举会对中国产生什么影响？**

郑永年：美国大选的争议必定会波及其他国家，尤其是被美国视为“敌人”的中国。对中国来说，美国选举也把中美关系拉入了危机管理模式。特朗普认为拜登当选之后会把美国利益出卖给中国，可见中国在美国这次选举中的政治重要性。

特朗普和美国强硬派这些年里拼命妖魔化中国，使得反华有了社会基础。特朗普会不会通过给中国制造危机，进而以此为借口在其被击败之后不想下台？这些也并非不可想象。对中国来说，至少在如下几方面，危机管理必须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台海新危机、南海冲突、中印边界冲突、美国禁止中国使用美国的APP等。

第一，美国可能

制造新的台海危机。第二，美国可能制造新的南海危机。第三，美国可能鼓动或者直接插手中印边界问题。第四，美国可能禁止中国使用所有的美国APP，激发中国社会的内部变化。

无论如何，特朗普的所作所为已经证明了，只有人们想不到的，没有他做不出的。美国的选举如果能够顺利实现权力的交接，那么不仅是美国的幸运，也是世界的幸运，也是中国的幸运。但是，中国不能把自己的命运交给特朗普。如果要掌握自己的命运，就要充分预见特朗普会对中国使怎样的坏。这才是理性的做法。

即使拜登最终当选美国总统，我们也不能预期中美关系会回归到特朗普上任前的状况。也就是说，美国对华强硬的大趋势不会变化。我个人认为，在对华关系上，特朗普表现的是非理性的强硬，拜登表现的是理性的强硬。特朗普经常制造意想不到的事情，趋向于把中美关系带到零界点。拜登在这方面会有所改变。中美关系只要回归理性，就总能找到合作的领域。所以，一些领域的冲突和一些领域的合作会是拜登时代的中美关系的特点。这也符合大国关系的常见特征。